



□ 陈梦云

梅子双眼呆滞地望着楼顶上的天花板，再次想起自己眼睁睁看着男朋友辉仔从楼上跳下，差点拉着自己一起跳下楼的疯狂模样，不禁陷入回忆当中。

梅子和辉仔是在大学里面认识的。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在大学的校园里享受着属于他们的大学时光。那时候的辉仔很阳光，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

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转眼梅子和辉仔就要毕业了。揣着自己的雄心壮志，辉仔觉得以自己的才干就算毕业也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四处求职无门，他甚至还在想着和梅子幸福生活在一起的情境。理想都是很美好的，但现实却不尽人意。起初，辉仔面对求职的失败只是有稍微地懊恼，认为他们是有眼不识珠。但一次又一次的面试失败让辉仔逐渐地失去了信心，脾气也开始变得暴躁，不再想着去找工作，不想看到别人的脸色。看到辉仔这样，梅子也忍不住开始说他了。逐渐的，情侣间的那些甜言蜜语变成了无休止的争吵。

面对这样的生活，梅子在思考着是否还要继续。就在梅子做出决定的时候，辉仔兴高采烈地告诉梅子他找到工作了，而且以后工资会不菲。梅子看到辉仔高兴的样子，把想好的话又咽了回去。

从那天起，辉仔就变得忙碌起来，但他的行为却让梅子感到特别的奇怪。最初的时候，他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中还念念有词。在家的時候辉仔的活明显少了，有时候倒床就睡，口中还说一些奇怪的话。梅子只能压住心中的疑惑，直到辉仔不仅一分工资没拿回，还不断地问梅子要钱，没钱的时候辉仔还不断地打电话问父母同学亲戚借钱。辉仔借钱的时候总是说要他们相信他，他很快就要挣大钱了。梅子实在是忍受不了这样的辉仔了，在辉仔再一次问她要钱的时候，她强迫辉仔把一切说清楚。辉仔

□ 石敬

“锵咚哐，锵咚哐！……”一阵喧闹的锣鼓声惊动了整个村庄。我跑出去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见街道两旁站着好多人。街坊张姨抹着眼泪说：“王奶奶生病了，相信‘法轮功’能治百病，没去看医生，谁知……”我着实吃了一惊，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前几年发生的事。

那年夏季的一天，我们村几个“法轮功”痴迷者，去神秘“老巢”开会。我和小伙伴觉得好奇，就偷偷地溜进了“法轮功”开会的“老巢”。院子里有王奶奶和几个不认识的人在谈论着什么，王奶奶一见到我们几个孩子，就让我们到屋里玩。到了屋里，我看到好多老人都跪在地上，烫发的张姨正在领他们念着什么。王奶奶也让我们跪在地上，和他们一起念，“诚念‘法轮大法’好，危难来时命能……”我们不懂，就稀里糊涂地跟着念起来。一旁的王

【连载】

天国梦 ——原“法轮功”痴迷者转化历程(节选)

□ 丹琳

我怀着死了就是“圆满”的“壮志”，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决心，随着人流来到了我曾经多次流下了激动泪水的天安门广场。上小学的时候，我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曾无数地地神游我心中的圣地。十年前，当我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前，仰望那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泪水像决了堤的江水滚滚而下。仰望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我的心灵经历了一次庄严的洗礼。然而，这一次，我却是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示威，向庄严的五星红旗挑战。想到这里，我的腿不禁颤抖起来，心头愧疚翻涌。然而，怕被“淘汰”、怕被“销毁”的恐惧很快攫住了我的心，“圆满飞升”的幻想，进入“天国世界”的美妙憧憬立刻使我仅有的一点正义感消失殆尽。我对自己说：在这紧要关头，我决不能有怕心。要“铲除”怕心，决不能有常人的情！我一定要打出条幅，过好这一关，决不能错过这次“圆满”的机会。

那天，是200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1周年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人流如织，中外游客摩肩接踵，男

梅子和辉仔

没办法就和梅子坦白了。辉仔说他加入了一个组织，他每天早出晚归是去给组织办事，有时候还到那里听课，那里的组织者告诉他们，加入他们的组织不仅以后能够挣到大钱，且能得到他们信仰的神的庇佑，他们会比常人过得更好的。听到辉仔这样讲，梅子第一时间就觉得辉仔是上当受骗了。她劝辉仔不要再去那个组织了，好好找一份工作，而辉仔的反应却是很强烈，他要梅子要不和他一起加入那个组织，要不就不要管他。梅子只能很无奈地摇头拒绝，却想不出什么办法唤醒辉仔。她侥幸地想着，或许不久以后辉仔自己就会觉醒。

辉仔还是每天早出晚归，只是更加消瘦了，眼睛开始深陷下去，一身疲倦，但感觉很有精力。梅子和辉仔又回到了以前辉仔没找到工作那段时间的状态，在辉仔的眼中似乎看不到梅子了，至少梅子是这样认为的。分手的

念头又开始出现在梅子脑海，梅子觉得有必要和辉仔讲清楚。

梅子抿了抿嘴唇。她清楚地记得，就在昨天，一月十八日，她打算和辉仔讲清楚，结束这段关系。这一天，梅子没有去上班，她不知道辉仔什么时候会回来，所以干脆就在家等着。没想到辉仔在中午就回来了，只是他的样子吓到了梅子。衣领上，袖口上，甚至连脸上都还沾有血迹，辉仔的眼中却没有慌乱，只有森森凉意。他看到梅子在家的时候有一丝的诧异，但很快平静下去。梅子问他出什么事了，可辉仔什么都不说。梅子这时也就死心了，她对辉仔说，咱们分手吧。这时窗外警笛声大作，梅子不知发生了什么，就看见辉仔‘唰’地一下站起来，狠狠地抓住自己的手臂，把自己拽到阳台上。这是十楼的露天阳台。梅子在辉仔的眼中看到了残忍冷酷，她说什么辉仔都已经听不进去了，只听到辉

仔不断地在重复：“这是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解放更多的人，让他们灵魂超脱，我是不会后悔的。”门终于被撞开，此时梅子被辉仔拉到阳台最外围。警察围上，辉仔露出阴森的笑，对着梅子的耳朵轻声说，咱们一起去极乐世界吧，别怕，说完就拉着梅子一起往下跳。冲上一步的警察死死地抓着梅子的一只手，终于把梅子拉上来了。而辉仔，就这样从十楼掉下，摔得惨不忍睹，当场死亡。

警察告诉梅子，辉仔杀人了，他是邪教组织的成员。这次杀人事件是邪教组织策划已久的，目的是引起社会惶恐，辉仔的人中有小孩也有老人。警察还告诉梅子，还有很多像辉仔一样的年轻人加入了这个邪教组织，他们被洗脑，心灵被扭曲，被所谓的教义给完全控制。梅子呆呆地听着，其实她早就知道辉仔加入的那个组织不是什么好东西，她想着总有一天辉仔会自己醒悟的，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如果当初就报警，那辉仔是不是还有救？

梅子懊恼地抓着自己的头发，刚有一点光泽的瞳孔又黯淡下去，呆呆地望着外面的夜色，依稀可以听到划过的风声……

初雪

2015 年 11 月 22 日，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飘然而至，有诗云：

雪飞北国披银妆，草木沉寂入梦乡。
应谢天公赐厚禄，酣睡深处孕花香。

王哲/摄影 拙石/配诗



深秋时节，落叶飘飞，寒意渐浓。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正碰上迎面走来的王奶奶，只见她佝偻着腰，步履蹒跚，剧烈的咳嗽迫使她不得不停下来，靠在路边的大树上，艰难地喘气。我赶紧低下头远远地躲开她，身后又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听大人们说她得了肺病，可她仍坚信她的“法轮功”

邻居王奶奶

边说：“小丫头啊，不用吃药，有‘法轮大王’保佑，病自然会好啊！”真有这样的事？我满脑子的疑惑。

回到家中，我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竟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告诉我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要躲得远远的。看到妈妈严厉的样子，我知道做了错事，后来就再也没去过那个神秘的地方。

能救她，就是不去医院看病。

“锵咚哐！……”锣鼓声仍在继续，身边的大人们对王奶奶的去世议论纷纷。

“哎，王奶奶要是早点治，怎会落个这样的结果呢，都是相信什么‘法轮功’才耽误了病呀……”张大婶唠叨个不停。

“一念成祸呀！邪教怎么会治病，这个坚决不能信！”孙大叔握

紧了拳头说。

“就是，不能信，坚决不能信！”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道。

一脸迷茫的张姨站在一边，双手不停地摸索着衣角，一句话也没有说……

听着人们的谈论，我的心被震动了：“法轮功”，分明就是杀人的武器嘛！王奶奶错误的“一念”导致了无法挽回的悲剧。如果王奶奶不信“法轮功”邪教，早点到医院去看病，她的病也许就会好起来，至少不会这么快去世。邪教没有救她的命，反而要了她的命。

震天的锣鼓声渐渐消失在远方，人们散去了，村庄渐渐平静下来了，而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作者系保定市顺平县高铺镇第二初级中学学生；指导教师：滕梦杰 王茂盛）



身边的故事
征文

【心香一叶】

畏法度者最快乐

□ 罗红芬

做人，我个人觉得底线最重要，这条底线就是遵守法律。

记得在《明史·杂俎》中有一个“畏法度者最快乐”的典故：明太祖朱元璋问大臣：“天下何人最快乐？”有的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最快乐”，有的说“功成名就被封万户侯最快乐”，也有人说“富甲天下者最快乐”……群臣是各抒己见，众说纷纭，朱元璋听了却摇头不止。当轮到万纲时，这位老臣意味深长地说：“臣以为，畏法度者最快乐。”朱元璋听后频频点头称是。

说到“畏法度者最快乐”，我个人觉得公孙仪感悟更加接地气。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宰相公孙仪嗜好吃鱼。鲁国的地方官员为了讨好这位宰相，竞相买鱼送之。可公孙仪拒不受鱼。其弟子问他：

“你很喜欢吃鱼，却不接受别人送来的鱼，这是为什么呢？”公孙仪答曰：“虽然我喜欢吃鱼，可一旦接受了别人的鱼，必然要按别人的意愿去办事，往往违法乱纪。犯了法，宰相的官职就会被罢免，一旦丢了官，想吃鱼又有谁给我送鱼呢？不接受别人的鱼，就可免于被罢官，虽然没有白拿鱼，自己却能长久地买鱼吃。”我认为，公孙仪“吃鱼不受鱼”，不仅说明他为官清廉，其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懂得“畏法度者最快乐”的道理。因为他知道一旦违法乱纪而丢官，自己就没有机会再吃鱼！所以说，公孙仪懂得守住法律的底线就是守住个人嗜好的根本。这就让我想起了孔夫子说的一句话：“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夫子说的这个“道”，我认为其底线就是“遵守法律”。

【快板】

吹散雾霾迎朝阳

□ 邱防

竹板喇喇响连声，满腔热血抒豪情。不说水浒三国红楼梦，也不表唐僧师徒取真经。咱们单说那，邪教组织发了疯。你要问，邪教怎么样地把人害？且听我慢慢细说讲分明：邪教信徒起小松，跟随“师父”来修行。一心想，练成“神功”得圆满，听不进劝告和叮咛，这个练坐功、练站功，练绝食饿得眼发蒙，所有的积蓄全掏空，半年变成了神经病。居委主任把他劝，语重心长把话明：说小赵，你还年轻，受了迷惑看不清。你的钱到了谁的手？“神功”师父把你蒙。他被抓进了公安局，是骗财骗色的害人精。小赵的美梦被惊醒，迷途之人得新生。他主动配合公安局，把邪教骗局公于众。邪教用科学治病为幌子，让信徒无条件效忠和服从。

邪教的结构是金字塔，“精神领袖”在塔顶，“中层领导”来沟通。邪教的精神控制很严重，大肆敛财把人坑。侵犯人权反社会，扰乱社会秩序显其能。活动诡秘信口开河不可告人把人骗，发泄不满反对政府危害社会搞反动。让人荒废学业和工作，从而沉湎迷途中。鼓吹“世界末日论”，摧残生灵害群众。邪教毒害青少年，奸淫妇女害生命。装神弄鬼吓唬人，煽动成员弃家庭。引火自焚断青春，不养老人不送终。邪教让人丧心智，多少人因而死在了血泊中。邪教毒害患无穷，崇尚科学益一生。抵制邪教靠大家，用科学，照亮人生好前程。全民动员齐行动，坚决同邪教做斗争。紧紧跟着共产党，创建和谐社会立大功，万众一心奔前方，弘扬科学倡文明，倡文明！

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干的蠢事

女老幼衬着鲜花美景，构成了一幅和谐的人间乐图。我挤在这人流中，观察着四周的情况，以便在没有警察的地方打出我的条幅。正在这时，人群突然骚乱起来，我抬头望去，只见天安门广场中心，几个“法轮功”痴迷者打出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等数米长的条幅，接着就喊起了“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的口号。值勤的警察跑过来劝阻。混在人群里的“法轮功”痴迷者不顾一切地冲了上来，他们肩并肩，手挽手，对警察形成了包围之势，大声对着警察喊道：“我们是在正法，做的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事，你们不许阻止！”他们又喊又叫，又拥又挤，游客中的一些老人和孩子被失去理智的“法轮功”痴迷者和涌动的人群踩在了脚下。人群中一些外国人看见这个场面鼓起掌来。游客们惊呆了，一部分游客仓皇离开天安门广场。警察奋不顾身地拨开人群，救出被踩在下面的老人和孩子，把他们送到安全地带。

救完人，警察气愤地冲了过来，一把夺过这些人手中的条幅：“你们还有一点良知没有？简直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真善忍’的条幅，却干着残害生命的事情。你们‘真’到哪儿了？‘善’到哪儿了？‘忍’到哪儿了？”警察把这些疯狂的人们带上巡逻的警车。这些人不服，一

边反抗，一边喊着“还法轮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我在一旁目睹了全过程，呆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我身旁的游客愤愤地议论着：“刚才那一幕真是后怕。要不是警察，今天不出人命才怪呢。那些练‘法轮功’的怎么这么可恶呢！不把他们关起来，真是难解心头之恨！天安门这么神圣的地方，让他们搅得乌烟瘴气，还成什么体系？”一位男同志接过去话茬儿：“我看他们是不真不善不忍。今天是国庆节，好不容易来北京玩一趟，碰上这煞风景的事，让人倒胃口。国家对他们处理得太轻了，这些人就应该严厉惩治。”

他们说的虽然都是事实，但因为我也还是那个疯狂群体中的一员，自然也就站在“法轮功”的立场上。我争辩说：“我们练‘法轮功’的真的是好人，国家要是不取缔，我们谁也不会到这儿来。不是我们的错，是国家的错。”他们听了我的话，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一位大姐说道：“如果我今天没来天安门亲眼看到这一幕，也许我相信你的话。但现在，你再给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如果好人都像你们这样，那世间不就大乱了吗？”我说：“大姐，不是这样……”还没等我说完，大姐的女儿拉起她妈妈说：“事实胜于雄辩。妈，别理她了。”她们转身走了，我大声向她们说道：“你们

千万别再说‘法轮功’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你们一定要记住。心中有对大法不好的一念就会被淘汰的。”大姐的女儿回头不屑一顾地说：“神经病。”旁边的人都用一种嘲笑的眼光望着我。有一位好心的老大爷劝我：“闺女，看你面容很和善，可别跟他们掺和，快回家吧。”

我当然不能回家，因为我来天安门“正法”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决不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修不成“佛道神”，在常人中起码还有福分，至少不会被“淘汰”，不会被“销毁”。所以我必须得把条幅打出来，否则就枉来天安门一趟。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就想在一个地势高、人多，特别是外国人多、又没有警察的地方打出我的条幅，急急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走到纪念碑的下面，我看见了三个老太太正和警察纠缠。警察说：“你们修的什么‘大法’呀！”一个老太太说道：“就是俺师父讲的《转法轮》，它是宇宙最高的法。”警察笑了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才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你们师父讲的是什么呀？都是那些封建糟粕。”另一个老太太说：“啥粕？俺师父讲才是最高的法，你要说不好，法正过来你就被销毁了。孩子，人活着谁不图个好啊。三尺头上有神灵，得罪不得啊！”警察哭笑不得，问道：“你们来北京，家里人知道吗？”一个老太太

说：“要让家里人知道了，还能出来吗？俺几个一辈子都没有出过门儿，这是第一次来北京，要不是出来正法，俺可舍不得花这路费。”警察说：“家里找不到你们，不知都急成啥样了，快回家吧。”

看到老太太的“坚定”劲儿，我再也沉不住气了，打开提包，飞快地掏出条幅，对着人群，举过头顶。行人们用各种不同的目光望着我。人群中夹杂着几个外国人，他们一看我打条幅，高兴地竖起了大拇指，连声说道：OK！OK！说完又使劲儿地鼓起了掌。我心中觉得终于过了这一“圆满”的关，倍感自豪。在中国人民十分崇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竟然打起了邪教的破旗。现在想起来，干的真是“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干的是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勾当。多么神圣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却让我们这样一群狂热无知的邪教徒任意地践踏、玷污。真是愧对先烈，无地自容啊！

当警察责备我时，我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干的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事，比那些先烈伟大多了。你们不过是个常人嘛！”警察气愤地说：“他们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你们是谁了？为了自己得道成仙，连自己亲人的死活都不管，自私到极点，还谈什么伟大。我真替你脸红！”^⑤

（未完待续。文有删改，标题为编者加）